

我与萧平老师的难忘情缘

□张荣起

萧平老师是名作家,又是大学教师(那时未评教授),一向文质彬彬,面容和善,平易近人。在四县作者集中于某一县集体改稿时,他虽然单独住一个房间,但多数时间是在大房间里与作者一起谈稿或拉呱儿。尤其是晚饭后,他总是提着凳子,与我们坐在招待所大院里,南朝北国地聊天。他说话很幽默,不时引起在坐者的哄笑。大家围着他问长问短,总想掏出点儿写作的奥妙。他也毫无保留地讲述当初创作那些作品的背景,介绍《三月雪》中的李秀娟、《玉姑山下的故事》中的小凤等人物的原型及艺术形象的生成与塑造过程。他讲的每一个细节,无不紧扣我们这些初涉散文写作者的心弦。我们从他的漫谈中得知,他最初发表作品时,时兴用笔名,而他很喜欢自己原来的名字,便把姓氏去掉,用“萧平”作了笔名;后来实行简化汉字,他也不为所动,依然用“萧平”作笔名发表作品。

萧平原名宋萧平,是我国著名作家、教育家、烟台十大文化名人之一,曾任烟台师范学院(今鲁东大学)院长。上世纪70年代初,萧平来到烟台任教,对烟台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,影响极其深远。今年是萧平老师逝世10周年,我与他相识相爱那段日子的情景不时萦绕于眼前。



上世纪60年代,我在烟台师专(烟台师范学院前身)读函授,主修中文。那期间,萧平老师还在内蒙古师范学院任教。1971年,萧平老师调到烟台师专任教,我与他在一个偶然机会相识,并得到了他的亲切教诲,与他结下了胜于师生的深厚情谊。

那是1976年春,烟台地革委宣传部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,要出一本《烟台地区农业学大寨散文特写集》,当时在全国是独一无二。宣传部在当时烟台地区的17个县市调集了100多人的创作队伍进行创作。在我印象中,为编一本地方性的文集,进行如此规模宏大的创作活动,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是破天荒的一次。而我有幸忝列于100多名作者之中。

4月6日,我们栖霞一行6人(含我在内有2名中学教师),在时任宣传部副部长的王天奎同志的带领下,到烟台虹口宾馆参加为期6天的动员大会。说是大会,实际是一次岗前培训。就是在这次培训中,我认识了萧平老师。培训班报到的当天,每人领到了两本学习资料,一本是《农业学大寨散文特写集编写计划》,内列36个“初拟的作品选题”、16个“增补选题”,每题附有100余字的导语;另一本是《散文选》,其中包括优秀散文、评述散文及特色短文,共计十五六篇。出席这次动员大会的,除宣传部主管领导之外,还有6位跟踪辅导的导师。萧平老师是导师之一,另外五位是赵曙光、刘少白、赵修基、张天民、哈本厚。每个县根据选题多少,到会作者为4人至6人不等。栖霞的选题有《牙山行》《朱有林》《新苗赞》三篇,每两人撰写一篇,我要写的题目是《新苗赞》。6位导师也做了分工,恰好分管栖霞、招远、蓬莱、长岛四县的是萧平老师。上世纪50年代,萧平就是誉满全国的知名作家,时任烟台师专(今鲁东大学)中文系主任。1954年我刚踏上工作岗位不久,就在《人民文学》上读到了他的小说《海滨的孩子》,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他在会上自我介绍说他是乳山县人,竟与我是同乡,他所写的海滨孩子的背景,正是我从小生活的黄海海边的故乡。于是,我们之间的距离立马拉近了许多。



烟台会议结束之后,我们便开始分头采访与创作,萧平老师巡回于四县之间,了解创作情况并进行技术指导。栖霞是山区,他的小孩又在栖霞插队,所以我们见面的机会相对多一些。那时的交通条件很差,自行车就是相当不错的交通工具。有一次他要到50里外的公社看儿子,不知是谁

给他联系了一辆十二马力的拖拉机。望着他颠簸着远去的背影,我和写《牙山行》的孟繁连老师相视调侃:萧平老师比2000多年前坐着木轮车周游列国的孔夫子先进多了,也幸运多了。

萧平老师是名作家,又是大学教师(那时未评教授),一向文质彬彬,面容和善,平易近人。在四县作者集中于某一县集体改稿时,他虽然单独住一个房间,但多数时间是在大房间里与作者一起谈稿或拉呱儿。尤其是晚饭后,他总是提着凳子,与我们坐在招待所大院里,南朝北国地聊天。他说话很幽默,不时引起在坐者的哄笑。

大家围着他问长问短,总想掏出点儿写作的奥妙。他也毫无保留地讲述当初创作那些作品的背景,介绍《三月雪》中的李秀娟、《玉姑山下的故事》中的小凤等人物的原型及艺术形象的生成与塑造过程。他讲的每一个细节,无不紧扣我们这些初涉散文写作者的心弦。我们从他的漫谈中得知,他最初发表作品时,时兴用笔名,而他很喜欢自己原来的名字,便把姓氏去掉,用“萧平”作了笔名;后来实行简化汉字,他也不为所动,依然用“萧平”作笔名发表作品。

萧平特别擅长从众人的谈话中捕捉写作素材。有一次我说起一个学生的父亲在大学里当厨师闹出一些笑话时,他接着讲起厨师的故事,说我们胶东厨师多,故事也多。例如,清末有一个厨师在皇宫里当差,有一次他向乡亲们炫耀自己在宫里的所见所闻时,他给慈禧家里做锅时,七八岁的光绪皇帝老是夺他手中的瓦刀玩,慈禧嫌光绪碍事,就呵斥道:“上街要去,别耽误你二大爷干活!”一口活脱脱的胶东方言,硬是摁在慈禧的口头上,未待话音落地,就

引得大家哄堂大笑。

萧平老师以平和之心对待每一位作者。他对每一幅作品的意见和建议,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渗透给你。在布局谋篇等大格局中,他从不动笔,也不强加给你,而是让你在他的启发下,自己回去琢磨,自己找出一条修改的路子,直到稿子写成。直到在招远招待所集中改稿时,他才逐个把作者的文稿带回房间里润色。当我取回自己的稿子后,发现他用铅笔留下了斧凿的苍劲笔迹,关键处一字之移,文章立马生色添彩,心中十分感叹。

经过半年多的相处,我对萧平老师有了很深的了解。他不仅是写作者路上的良师,也是能以私事相托的朋友。若在今天,我们肯定会经常通电话或发微信互动,而那时唯一的联系方式是写信。最近我整理旧箱底时发现,在1976年到1978年的三年时间内,我存下了7封萧平老师的来信。这些信件从某一个侧面折射出萧平老师那一阶段的工作和生活状况,也是萧平老师对我的教诲与信任的见证。

萧平老师的信,如同他的作品一样,没有半句空话废话;又如他的人品,没有丝毫虚言客套。有一说一,就事论事,字里行间渗透着对我工作和业余写作的关心。尤其是“文革”结束之后,他多次提到“教师职业将会受到尊重,英雄将有用武之地”;在业余写作方面,他更是对我大加鼓励:“希望你继续写。一次成功是没有的,只要坚持下去,就会结出丰硕的果实。”这些谆谆之言,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。他同鲁迅、老舍一样,关心青年文学爱好者,他就是我心中的鲁迅、老舍。

为了不辜负老师的厚望,我从那时起,几十年来从未放下手中的

笔。可惜直接受老师的指导、教诲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。1976年10月中旬,100多名作者集结于福山县招待所定稿,未待结束,形势就发生了巨变,全国卷入了大庆贺、大批判的潮流中。

此后虽然继续与老师通了两年信,但见面的机会少了。记得先后去过他家两次,一次是1978年春节前夕,把他托我买的一麻袋玉米送去,在他家住了一宿,吃过他儿子做的手擀面;另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,他刚当上烟台师范学院院长不久,我去看过他。此后,一来他的工作繁重,忙得不可开交,我怕打扰他的正常工作;二来我卷入了应聘教育的日日夜夜,再也不能帮他做点什么事;更重要的是,萧平老师对我的期望值太高,第一次就把我的习作推介到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去,而且希望我结出丰硕的果实。我一直在想,待我写出世人瞩目的作品来,一定去向老师汇报。然而,一年年过去,山东的专业作家高手如云,像张伟、矫健这些领军人物,都出于他的麾下,成果闻名遐迩;同是他的弟子,搞业余写作、取得骄人成果的人也层出不穷,足以组成一个连队。相比之下,我一直没结出丰硕的果实,更显得矮人一截。所以始终无颜去见老师,只能按时向老师身边的文友了解他的情况,并拜托代为问候。

谁知未待我有所成果,却突然传来老师逝世的噩耗。他的谢世,使教坛失去了一位重量级的大师,使文化领域失去了一位宿将巨擘,使他的弟子、粉丝失去了一位可敬可爱的宗师文友。受过他教诲和关爱的我,听到他逝世的消息,更是悲痛不已。今逢老师逝世10周年,沉淀了多年的往事,频频显现,难以自抑,谨以此文缅怀之。

作者抄录的萧平于1977年2月和1978年9月写的两封信件

荣起同志:

来信收到。祝贺你调到四中。这说明领导对你的重视,今后也可以更好地发挥你的才能。当然离家远也会给生活上带来许多不方便。

教育战线,是文艺创作的重要题材方面。希望你继续写。一次成功是没有的,只要坚持下去,就会结出丰硕的果实。

这两个月,因为天热,身体不好,又有些杂事,长篇暂时放下了,当中插写了两个短篇,给人民文学一篇,给上海文艺一篇,能否用尚不知。长篇因为酝酿时间不足,赶得很紧,不好,我自己也不满意。这次没经验,以后再也不能干这样的事情了:东西还没写,就答应了人家,结果不得不硬往外挤。

麻袋我不知道。如果小的不是你的,那就是孩子把自家的一起捎去了,因为曾说过,秋天想请你代买一点核桃。你看情况,如不好买,或麻烦,就算了,因现在学校很忙。问繁连同志好。

敬礼

肖平

荣起同志:

我二十八日回烟台过春节,初六回来。回去,正好接到你的信和捎的苞米。每年都麻烦你,真有点不好意思。我走时交代给孩子,把钱和麻袋捎给你,也不知捎去没有。

教育战线半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也可以说是重大的转折。今后教师的地位,会提到应有的高度,教师的职业,会得到应有的尊重,你也会英雄大有用武之地了。

我一直没有搞过语言,所以没有逻辑方面的书。听说师专中文系编了一些材料,我已写信问去了,如有这方面的,一定给你捎去。

回信迟了些,希谅。见到孟繁连同志,代问好。

握手

宋肖平



楹联里的烟台故事

□张万和

二都双里”之称,即“中国金都”“中国粉丝之都”和“状元故里”“将军梓里”。

迟浩田上将生于斯地,自小在这一块土地上劳作和读书。抗战时期,他曾任儿童团长。母亲最初希望他长大后当一名教师,但后来眼见日寇烧杀抢掠、荼毒生灵,毅然送子参军。迟浩田参加过抗日战争、人民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与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,多次负伤,屡立战功,成为党和国家与军队的领导人。他对母亲充满挚爱,对故乡一往情深,曾在报刊上撰文《回忆我的母亲》,为家乡题词“中国金都”“金城天府”和“招远县革命烈士陵园”等。

明代初年,自湖北公安县出仕山东栖霞县任主簿的牟敬祖,择城北古镇都村而居,秉承“耕读传家”之训,历经十余代经营田产。至清末民初鼎盛时期,家族拥有土地6万亩、册亩12万亩、房产5500多间,成为胶东首富、北方头号大地主。

家,是生命的摇篮、游子的原点、心灵的港湾、圣洁的天堂,也是社会的原生细胞、生活的基本单元。治家、兴家、爱家、和家,历来是一门社会科学,不仅贯穿人生全程,而且凝聚对联文化,沁人心扉而具有指导意义,值得世代借鉴。牟氏庄园的持家联,便是一例。

明代初年,自湖北公安县出仕山东栖霞县任主簿的牟敬祖,择城北古镇都村而居,秉承“耕读传家”之训,历经十余代经营田产。至清末民初鼎盛时期,家族拥有土地6万亩、册亩12万亩、房产5500多间,成为胶东首富、北方头号大地主。

现存的牟氏庄园,俗称“牟二黑庄园”,仍保存有480多间厅堂楼厢。临街黑漆大门高约5米、面阔3米,四只门簪上分别雕刻着琴、棋、书、画图案;门上金漆的一副四字对联,昭示其持家箴言和传统理念。联云:耕读世业,勤俭家风。

牟氏庄园的发迹是个复杂的综合因素,但毋庸置疑,“耕读”与“勤俭”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。

与其旨意相通的五字联,内里还有:勤俭黄金本;诗书丹桂根。

这些对联所表达的乃是国民的传統意识,与唐李商隐诗云“历览前贤国与家,成由勤俭破由奢”,以及英国诗人、剧作家莎士比亚所说“勤是幸福的左手,俭是幸福的右手,两者均可致富”,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悠悠往事

楹联是一个文学品牌,也是一种文化现象,有着其他文学体裁所没有的魅力。笔者在著述《名联珍闻趣事》一书中,搜集到了一些烟台本地的楹联,其中的故事或令人感动,或发人深省。笔者甄选了两个故事,在此与广大读者分享。

迟浩田为“黄金塔”题写楹联

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军委副主席、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,是烟台招远市人。招远素有“一市

文化风景

梅兰芳纪念馆研究员曹菲璐在一篇探究《锁麟囊》的文章中介绍,1913年2月15日,民国文人许瘦蝶在《申报》上发表短篇小说《绣囊》,首次将该故事的发生地置于山东。上世纪30年代末,著名剧作家、北京人翁偶虹创作该剧,把故事更具体地设定为“起源于登州,结局于莱州”。

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。不过,按翁偶虹的说法,把故事发生地放到山东,又具体到登莱二州,可让《锁麟囊》的情节更加合理,更耐推敲。

于1908年,比生于1914年的卢鹤绂大6岁。莫不是翁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末创作该剧时,不仅知道有名气的登莱二州,也知道卢家的家世,从而为之?

话说得挺远,再收回来。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,根据翁偶虹创作的《锁麟囊》设计唱腔和动作,并饰演剧中主角薛湘灵,成就了一台著名的程派大戏,流传至今。京剧自有一套规整严谨的表演程式,“梅、尚、程、荀”四大名旦更是各具特色,精彩纷呈。如程派的唱腔幽咽婉转、深沉凝重、刚柔相间、含蓄多变,把戏剧表演的唱、念、做、打生动地彰显了出来;如程派的袖舞,由情而生、急缓有度、起伏跌宕、美轮美奂,把戏剧表演的身、眼、手、法、步精彩延伸。这些,都是角色内心向外的外化,使观众从中获得美的享受,进而又会受到剧情的教化。

程派京剧如此精彩,莱州市京剧团该如何应对?该团建团后,旦角唱的都是梅派或张派。传统京剧讲究流派,流派不正,难以立戏。演员应急改派,会担心失败,进而有损个人的舞台声誉。刘广积首先做通妻子刘爱菊的工作,由工青衣唱梅派的她,担重任饰演薛湘灵,改唱程派。继而动员全团人员,迎难而上,积极面对。如由姜国慧饰演赵守贞,杨松海饰演碧玉,刘广积操琴,顾春敏司鼓,张起超任导演等。他们又赶赴北京购买戏装,去淄博购宫灯。同时,集中全体演员和演奏员,边看国家京剧院演出该剧的录像边排练。苦练两个月后,时长两个多小时的整戏终于有了眉目。

关键时刻又遇名家。2006年冬,程派名家张火丁率国家京剧院一行,赴山东大剧院演出《锁麟囊》《梁祝》两台大戏。据传,广东乃至香港、台湾的观众也乘飞机来看演出。大获成功,莱州市京剧团决定组织16人现场观摩。他们迅速来到山东省文化厅艺术处进行协调,以每戏200元的甲级单价,购得16人两晚上的戏票。到济南后还获准上午看张火丁等人排练,一对一跟随着学,确乎是很高的待遇。

国家京剧院演出的《锁麟囊》,张火丁饰演薛湘灵,徐畅饰演赵守贞,徐孟珂饰演碧玉;《梁祝》中张火丁饰演祝英台,周小川饰演梁山伯,琴师赵宇,鼓师李金平,全是我国京剧名流。尤其是张火丁的唱腔,时而如溪水潺潺,时而如幽谷回声,时而似激流奔泻,时而如林鸟啾啾,听来字音清晰坚定,节奏若断若续,感情充盈而强烈,韵味淳厚而感人。张火丁的水袖表演同样令人叫绝,把程派艺术推向了极致。

莱州方面正满怀信心地准备彩排《锁麟囊》,打算先在春节期间演出,然后迎接莱州月季花节。不承想,饰演薛湘灵的刘爱菊骑自行车上班时,遇一大卡车与一面包车迎头相撞,她被大卡车尾部的惯性甩到一电线杆根部,导致右侧锁骨断裂,治疗了3个月后才逐渐恢复。可是她的右臂活动发紧、酸痛,抬不到原有的高度,致其走舞、低舞、空舞等肢体、水袖表演难以达到舞美效果。刘爱菊痛苦极了,但她凭着对戏剧事业的负责精神咬牙坚持,反复练习,使该剧终于在2007年5月的月季花节成功上演,并由电视台制成光盘分发给客人,广泛宣传了莱州、登州的好人好事、厚德精神。随后,该团还受邀到莱州市多个乡镇演出,广获好评。